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

堡子的故事

敦仁堡 第一次解放宝鸡的最后一站

随着城市建设的快速推进，宝鸡历史上曾热闹一时的敦仁堡，已被一座座高楼大厦所取代，东仁新城成为我市旧城改造的样板。69年前，在解放宝鸡的两次战役中，解放军来过敦仁堡，特别是最后一次，解放军攻下敦仁堡村后，宝鸡解放了。

说起敦仁堡，不少年轻人会觉得陌生；但说起东仁堡，大家都很熟悉。其实，敦仁堡这个名字还是党崇雅起的，以“敦厚仁义”之意起名。上世纪60年代，改名为东风大队，1978年恢复敦仁堡地名，1983年政府公布地名敦仁堡，2009年在市区敦仁堡旧城改造项目建设中也为敦仁堡。但因地处城东，人们也习惯称这里为“东仁堡”。

曾经的敦仁堡城墙东西长约600米、南北宽约300米，东西分南街、正街、北街三条主街，南北有三条与主街交会主道，方方正正、四通八达。堡子里有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小百货店、理发店、粮店、油坊、醋坊……四周有高大坚固的土堆城墙围着，东西各开一个城门。城墙高近6米、底部厚近10米、顶部厚近3米，而城墙外圈是又深又宽的城壕，城壕以外就是河滩、农田，几乎无人居住。正是因为敦仁堡城安全，解放前，大家为了躲避土匪，周围好多人都搬到敦仁堡里居住了。

第一次解放宝鸡之前，村子还住着国民党七十六师的一个工兵连。当时，这些国民党士兵在村子里抢村民的牲口，还逼迫每家每户出壮丁。不出人就要交钱，村里好多穷人家的孩子被带走了，吓得大家都不敢出门。

1948年4月26日，西北野战军第一、二纵队，分3路向宝鸡城发起进攻，击溃县保安团，县长袁德新西逃。解放军攻占陵原制高点，消灭了驻金台观部队，攻进龙泉巷，敦仁堡的驻兵被围歼了，宝鸡全城解放。

编者按：

遍布宝鸡的大小堡子，曾经是农村重要的安全屏障，守护着人们的生产、生活，如今，这些堡子被新城所代替，堡子的名称也成了那个地区的代名词。但这里发生的故事却永远留在宝鸡人的心中。本期，我们来听听姜城堡、玉涧堡、福临堡、敦仁堡的故事。

姜城堡

炎帝居住过的姜氏城

本报记者 李波

姜城堡在哪里？其名又是从何而来呢？

《国语·晋语》中有这样的记载：“昔少典娶有蟠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这是目前所有古籍中找到的有关黄帝、炎帝诞生的最早史料。春秋时期晋国史官和战国时期魏国史官所作的《竹书纪年》中也有这样的记载：“炎帝育于姜水，故以姜为姓。”《史记·补三皇本纪》中提及炎帝时说：“长于姜水，因为姓。”

“长于姜水”“育于姜水”“以姜水成”，所说的“姜水”到底在何处？

根据《大明一统志》《凤翔府志》《宝鸡县志》等志书的记载，“姜水”是指今天宝鸡的清姜河。”宝鸡炎帝研究会会长霍彦儒告诉记者，“志书还记载了‘姜氏城’，就是今天的姜城堡。”

如今的清姜河，就是姜水。如今的姜城堡，前身就是炎帝带领族人居住过的姜氏城。

什么时候姜氏城成了姜城堡还不知道，但住在这里的人，对姜城堡所经历的事情，却代代相传了下来。

当地人口中的姜城堡是防土匪的。土匪是冲着堡子里的徐老爷来的，这姜城堡里的徐老爷曾在清廷为官，当过三任知府，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何况是当了三年。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土匪里应外合拿下了姜城堡。一番洗劫后，临走时又心生歹意，用浸过油的蒲团烧死了徐家大少爷……

早些年，去过姜城堡的人都有印象，从遗存的规模上可以想见当年的繁盛。

如今的姜城堡开始蜕变，随着清姜西二路、西三路附近高楼大厦的新建，越来越多的村民过上了更好的生活，也翻开了姜城堡历史的新篇章。



玉涧堡

出了宝鸡唯一一名探花

本报记者 王星

2016年10月25日，玉涧堡村安置小区顺利交房，村民过得一天比一天好。玉涧堡是一个有故事、有历史的地方，这里曾经庭院深深，居住于此的家族秉承着耕读传家的传统，历朝历代出了不少名家名人。

旧城改造前，玉涧堡还是窄巷子，石板路。听村里的老人们讲，堡子有700多年的历史，清同治年间，农民起义攻破宝鸡县，县署曾挪到玉涧堡办公。旧时，堡子的围墙还较完整，十多米高的围墙上能推架子车，可见老堡子的规模之大。玉涧堡里原有王姓、杨姓、刘姓三大家族，也有不少拔尖的读书人。在《宝鸡县志》等史料中查询，玉涧堡走出过廉吏明湖广道监察御史杨茂，宝鸡历史上唯一的一名探花刘俊……

几年前，记者曾去玉涧堡采访，村中古韵十足的匾额颇引人注目。“世

德永休”“功崇惟志”“窗影横梅”……说起这些匾额，老人们有印象的是一名叫王祖儒的玉涧堡人，也是王家宅子的主人之一。据村民描述，王祖儒是个大高个儿，有文化，爱读书，是个善心人，曾当过小学的校长，村里的穷苦人都接受过他的帮助，村里的玉涧桥也是他组织人们修建的，这桥人们走了几十年。

采访中记者发现，玉涧堡村关于匾额的故事很特别。上世纪60年代，很多匾额被拆毁、烧掉或砸烂，但在玉涧堡村，保存下来的匾额较其他村子要多得多。村民说，当时，人们舍不得毁掉匾额，通过搭床板、藏阁楼等方式藏了一批。后来，堡子里的老宅所剩无几，但是这些写着“窗影横梅”“功崇惟志”的匾额却留了下来。

如今，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古旧的玉涧堡有了新面貌，但无论堡子如何改变，关于这个老堡子的故事并没有消失，就像这匾额一般，通过规整的字迹，我们仿佛还能看到那个曾雅韵十足的玉涧堡。



福临堡

关中仰韶文化发展的代表

本报记者 于虹

位于市区西边、渭河北岸第一级黄土台地上的福临堡村，说起它名字的来历，还有一段传说。相传八百里秦川东起潼关，西至宝鸡林家村，又从林家村复回到福临堡，因此福临堡得名“复补”，唐中和元年以同音字雅化为“福堡”，到了清代，以“福气临门”的美好愿望正式更名为“福临堡”。

这个位于西边的小村庄，知名度一点也不亚于一些城市，因为这里是关中地区仰韶文化发展的代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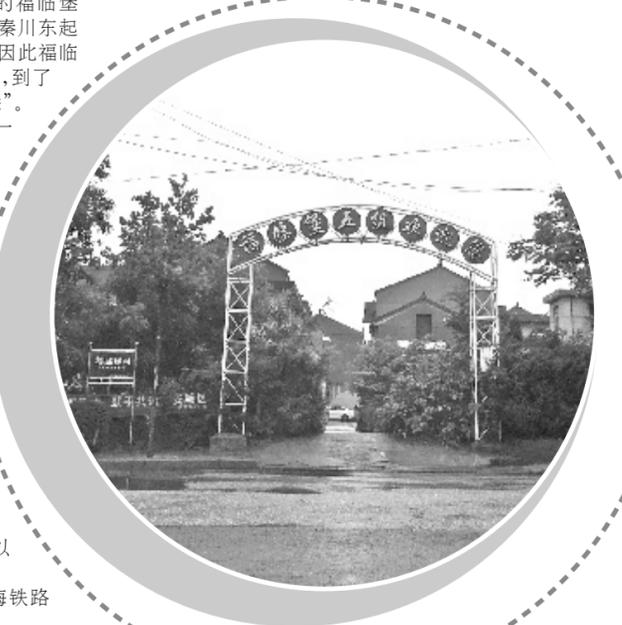
福临堡位于进出秦岭和八百里秦川的必经之地。无论是西进的还是东出的，都会发现这个地方的长处，取水和渔猎都方便。这样优越的地理位置，非常适合人类居住。我们的先祖发现了这个地方后，几个人先在这里住上一阵子，感觉还不错，于是就叫来其他伙伴，在这里建房子定居下来。慢慢地来这居住的人越来越多，大家打算在这长期居住，为了生活所需，就开始制作陶器，一代一代繁衍生息。

这些都可以从发掘的墓葬和文物中找到证据。

除了位于福临堡村渭北第一黄土台地上的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遗址外，福临堡村焦化厂处还有一周秦时代墓葬群。村北边还曾发现汉、元墓葬群。从这些遗址中发现的铜鼎、方壶、金扣、玉鱼以及陶制品数不胜数。

福临堡除了不断发掘出文物外，1954年，陇海铁路还在这里设置了小型火车站。

随着城市建设的加快，福临堡村已经改成了社区，这里的环境也越来越好。



街巷故事

本报记者 于虹